禮記集解

禮記卷二十八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內則第十二之二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

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爲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子雖老不坐謂在父母之側也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

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釋文樂音洛 忠養羊亮反

忠養謂盡其心以養之非徒養口體而已也孝子之身終者父母雖沒而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沒身而後已也父母之所愛亦愛之所敬亦敬之以父母之心爲心而隨在曲體之也孔氏曰此因上養老之事遂陳孝子事親之禮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釋文惇音敦

鄭氏曰憲法也養之法其德行而已三王又從之求乞善言也惇史史惇厚者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愚謂五帝以老人宜安靜故務養其氣體而不欲乞言以勞動之老人有德行之善則記錄之爲惇史厚之史

也三王既養老而後乞言則其求之也不敢遽微畧其禮則其求之也不敢堅然則雖曰乞言而亦未至於勞老者之氣體矣若夫憲之以爲法於一身記之以垂訓於後世則帝王養老之所同也○自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至此疑他篇之脫簡說見篇首

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釋文淳之純反熬五羔反

孔氏曰淳沃也熬煎也陸稻陸地之稻也以陸地稻米爲飯煎醢使熬加於飯上恐其味薄更沃之以膏使味相湛漬以沃之以膏故曰淳煎醢故曰熬

淳母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釋文母依註音模食音嗣

鄭氏曰母讀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淳熬孔氏曰淳母法象淳熬爲之但用黍爲異耳食飯也謂以黍米爲飯不言陸者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

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為稻粉糔溲之以為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絶火而后調之以醯醢

釋文炮步交反將依註音牂子郎反刲苦圭反刳口孤反又口侯反編必縣反又步典反萑音丸苴子餘反謹依註作墐音斤塗本亦作涂擘必麥反去起呂反皽章善反糔息酒反又相流反又息了反溲所九反付徐音賦鑊戶郭反使湯一本作使其湯

鄭氏曰炮者以塗燒之為名也將當為牂牂牡羊也刲刳博異語也謹當為墐墐塗塗有穰草也皽謂皮肉之上魄莫也糔溲亦博異語也糔讀與滫瀡之滫同薌脯謂煮豚若羊於小鼎中使之香美也謂之脯者既去皽則解析其肉使薄如為脯然唯豚全耳豚羊入鼎三日乃肉醯醢可食也孔氏曰萑亂草也苴裹也為炮之法或

取豚或取牂刲刳其腹實香棗於腹中編連亂草以裹匝豚牂裹之既畢以穰草相和之塗塗之炮之塗皆乾擘去乾塗也濯手以摩之去其皽者手既擘塗不淨其肉又熱故濯手摩之去其皽莫也為稻粉糔溲之以為酏付全豚之外若牂則解析其肉以粥和之滅沒也小鼎盛膏以膏煎豚牂於鼎中膏必沒此豚牂也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者謂用大鑊盛湯以小鼎薌脯置於大鑊湯中也使其湯毋滅鼎者若湯入鼎中則令食壞也三日三夜毋絕火者欲其微熱勢不絕周禮有毛炮之豚豚形既小故知全體周禮鄭註云毛炮豚者爛去其毛而炮之豚既毛炮則此牂亦當毛炮裹謂裹物而燒之謂之炮糔溲謂溲釋其粉也付傅也此牂實不為脯以擘去乾塗之後薄析其肉有似脯然故曰薌脯

上曰付豚則知豚之置於鼎中者亦全體也下曰鄉脯
則知胖之用醓付之者亦薄析者也互見之爾
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
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 釋文脄音每徐亡代反餌音二本或作皽下句作餌
鄭氏曰脄脊側肉也捶擣之也餌筋腱也柔汁和也汁
和亦醢醯與愚謂脄與脢同背肉也易曰咸其脢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
食之以醢若醯醷 釋文湛子潛反又直蔭反又將鴆反朞音碁
絕其理謂橫斷其肌理也湛亦漬也期朝匝一日也
為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
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
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釋文洒所買反徐西見反
鹽音豔又如字乾而食之一本無而食之三字濡音儒○鄭註醢或為醯

鄭氏曰熬於火上爲之今之火脯似矣欲濡欲乾人自由也此七者周禮八珍其一肝膋是也孔氏曰七者第一淳熬第二淳毋第三第四炮豚若牂第五擣珍第六漬第七熬也其一肝膋則此糝下肝膋也但作記之人文不依次故在糝下愚謂鄭氏以淳熬等八物爲八珍因擣珍之名以推其餘也肝膋宜在糝上簡錯在下耳王制曰八十常珍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以珍從文王世子養老之珍具則珍物者老者之所需也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

鄭氏曰此周禮糝食也

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釋文幪音蒙燋字又作燋子消反○鄭註舉或爲巨

膋腸間脂也炙謂抗於火上而燒之也濡炙之者謂用膋濡潤其肝而炙之雖皆也雖燋謂徧皆燋也其膋不蓼則其肝當實蓼矣

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釋文臅昌錄反徐又音燭酏讀爲餰之然反又之善反

鄭氏曰狼臅膏臆中膏也此周禮酏食也酏當從餰愚謂餰與饘字同餰與酏皆粥而厚薄不同酏用於六飲則不可用爲豆實故知此當作餰餰食以稻米合狼臅膏爲之則亦粥之類但視粥差厚故名曰餰食言在食粥之閒爾○自淳熬至此記八珍及內羞之名物當上與士於坫一相屬說已見篇首蓋飲食者人子之所以孝養其親故自飯黍稷至此備言其品節制度而因以著夫貴賤等級之差如趙氏之所言也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釋文閽音昏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故禮以謹夫婦為始為宮室辨外內者燕寢在內正寢在外也宮深則內外之勢遠門固則出入之限嚴周禮閽人掌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內人之禁令大夫士之掌門禁者亦謂之閽檀弓閽者止之是也

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釋文椸本又作箷以支反枷音架縣音元楎音暉

鄭氏曰竿謂之椸楎杙也孔氏曰爾雅釋宮云在牆者謂之楎郭景純云橛曰楎橫曰椸是楎椸是同類之物橫者曰椸以竿為之愚謂直曰楎橫曰椸皆所以架衣

也方曰篋圓曰笥皆所以藏衣也夫婦無取乎遠嫌然

其謹之如此者所以厚男女之別也

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

垂夫之所用而不敢褻露也前云事父母舅姑斂簟而

襡之此簟席並襡又以器盛而藏之前謂每日常禮簟

席晚即須用此謂夫不在簟席未即用故也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閒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

與五日之御釋文閒徐讀閒廁之間皇如字年未五十本又作年未滿五十與音預

鄭氏曰同藏無閒衰老無嫌御侍夜勸息也五十始衰

不能孕也妾閉房不復出御矣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

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

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十五日乃一御孔氏曰同

藏無閒謂同處居藏無所閒別以其衰老無所嫌疑故

也妾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則妻雖五十猶與也夫人左右媵各有姪娣凡六人故三日如鄭此言夫人姪娣卑於兩媵如望前則卑者在前尊者在後望後乃反之

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縰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釋文齊爭皆反下皆同○鄭云角衍字拂髦或爲繆髦愚謂角拂髦皆衍字

齊以齊其心志漱澣以潔其裏服慎衣服以謹其禮衣妾之御於夫猶臣之朝於君故其致敬如此角拂髦皆衍字前婦事舅姑不云拂髦則婦人無髦男女未冠笄者言拂髦主男子言之耳蓋髦者子事父母之飾父沒去左母沒去右婦人外成若有髦則無以爲除脫之節也

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釋文後胡豆反

鄭氏曰人貴賤不可以無禮

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鄭氏曰辟女君之御日也孔氏曰此謂卿大夫以下大夫一妻二妾則三日御徧士一妻一妾則二日御徧高氏愈曰一夕之微而謹之如此則少陵長賤妨貴以妾爲妻之禍絶矣○自禮始於謹夫婦至此明夫婦居室之禮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 釋文見賢徧反下同姆音茂字林亡又反一音母又亡久反

鄭氏曰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作有感動不入側室之門若初時使人問孔氏曰月辰謂生月之辰初朔之日也夫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

寢之旁故謂之側室生子不於夫正室及妻之燕寢必於側室者以正室燕寢尊故也愚謂作而自問之謂感動之日夫自問之也妻不敢見所以遠私媟之嫌也姆女師也士昏禮註云婦人年五十無子出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至于子生夫使人日再問之者言自作之後以至于子生夫又日使人再問之也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者謂作之日適值夫齊則夫不自問而使人問之也齊必處正寢故不入側室之門

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

鄭氏曰設弧設帨表男女也弧者示有事於武也帨者事人之佩巾也三日男射始有事也負者謂抱之而使鄉前也愚謂男射女否者女子卑畧其禮也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釋文接依註音捷字妾反下接子同射天地食亦反食音嗣○今按接如字

接接子也就子生之室陳設饌具以禮接待之也宰膳宰也掌具掌爲接子之牢具也宿齊前一夕齊也寢門外路寢之門外也不入門者以子尚未見也詩之言承也詩負之謂以手承下而接負之也射人司馬之屬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保保母也受乃負之受之於士而負之也醴以醴禮之也禮以一獻之禮以束帛酬之使宰主其禮猶君燕膳夫爲獻主之義也食子使乳之也皇氏侃曰士之妻大夫之妾隨課用一人輔氏廣曰諸母則擇之乳母則卜之豈

非性情之發尚有可見而血氣之相宜有不可知者耶

○內則醴負子士冠禮醴賓士昏禮醴賓醴婦字皆作醴惟聘禮禮賓作禮鄭氏於醴字皆破爲禮以從聘禮然以醴醴人而謂之醴猶以食食人而謂之食也豈禮之重者則謂之禮而其輕者但質言之與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鄭氏曰雖三日之內尊卑必皆選其吉焉冢子大牢謂天子世子也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庶人特豚以下皆謂長子也非冢子謂冢子之弟及妾子也降一等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庶人猶特豚也愚謂上先言接子而後言三日卜士負之則接子在負子之前擇日若於三日之內擇之也

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鄭氏曰此人君養子之禮也異爲孺子室於宮中特埽一處以處之也諸母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已他人無事不往爲兒精氣微弱將驚動也愚謂寬裕慈惠溫良則近於仁恭敬寡言則近於禮故可以爲子師養子備三母人君之禮也喪服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然則大夫之子但以庶母爲慈母而兼子師保母之事與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

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釋文鬌丁果反徐大果反

此謂大夫以下之禮也鬌所留不翦之髮也夾囟曰角午達曰羈貴人卿大夫也爲衣服夫妻皆別製新服也命士以下雖不爲衣服亦澣濯以致其潔也男女謂下文諸婦諸母諸男之屬也具夫婦入食之饌具也朔食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適子見在正寢夫入門者入正寢之門也妻抱子出自房者妻由側室至夫之正寢升自北階而出於東房也妻不使人抱子子不升自西階皆避人君之禮也次棟之梁謂之楣妻當楣立在西階之上而當楣也夫在阼亦當楣不言者可知也○鄭氏謂大夫以下見適子於側室非也側室卒於內寢見庶子於內寢豈見適子反在側室乎

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句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釋文相息亮反孩字又作咳戶才反還音旋辯音遍養羊尚反○鄭註祗或作振

姆先謂在妻側而稍前也相助之傳辭也某妻之氏也祗欽皆敬也帥循也欽有帥謂其子當敬循善道也執子右手示將授以事也咳頷也咳而名之以手承子之咳而名之也妻對者代其子答父也記有成者言當記識父言而有所成就也授師子謂授師以子也諸婦大功以上卑者之妻諸母衆妾也適寢適夫之燕寢也不

言入御者妻尊不褻言也宰家臣之長也諸男謂子若昆弟之子也諸婦諸母諸男見子時皆在故遂以名告之其位蓋諸婦諸母房中南面諸男阼階下東面與其大功以上尊屬當使人就其寢告之也藏之藏於家也二十五家為閭閭胥治之二千五百家為州州長治之州伯即州長也閭府州府閭胥州長之府藏史其屬吏也夫入食自正寢入燕寢而與妻同食也如養禮如平時夫婦供養之常禮也鄭氏謂養禮為婦始饋舅姑之禮非也舅姑之饋婦饋之也此夫婦自食耳二禮不可相方若謂指其饌具而言則上文已言具視朔食不應再出也○黃氏乾行曰命名即告州閭使藏諸府將俟其長而就閭塾也以承教訓以受征役以稽德行以應賓興皆始於是安有時過後學老壯不均冒年籍如

後世之弊哉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鄭氏曰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諸侯夫人朝於君次而褖衣孔氏曰案內司服註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褖衣御于王之服諸侯夫人以下所得之服各如王后今既在路寢與君同著朝服則是以禮見君合服展衣此云次而褖衣者此見子訖則當進入君寢侍御於君故服進御之服不服展衣前文卿大夫見適子既有父執子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之辭其文既具故於見世子之禮畧而不言其實世子亦執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也愚謂見適子皆於正寢但大夫士避世子之禮故子不升自西階而出自房耳天子諸侯朝服不

同則后與夫人以禮見王之服亦當異后以禮見王服展衣則夫人以禮見君服褖衣宜也特牲禮主人元端主婦纚笄綃衣男子元端之上爲朝服婦人笄纚綃衣之上爲褖衣故少牢禮主人朝服主婦被錫衣侈袂被錫衣卽褖衣之誤也此見子君服朝服則鄭謂夫人次而褖衣者不可易也后御於王褖衣則夫人御於君亦笄纚綃衣耳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釋文適丁歷反

適子庶子謂適子之母弟也蓋雖適妻所生既非長適則亦爲庶子矣外寢正寢也辭謂欽有帥記有成之辭也見適子之庶亦於正寢者敬適妻也不執其右手又無辭者降庶子也此禮尊卑之所同與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
世子同名

說並見曲禮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入御釋文三月之末一本作子生三月之末

此謂大夫士之妾也不云就側室者大夫士之妾居側室即其所居而生子不別就室也故左傳趙氏有側室子曰穿是也夫使人日一問之降於正妻也內寢夫之燕寢也適子見於正寢而有辭適子庶子見於正寢而無辭庶子見於內寢尊卑之差也始入室始來嫁時也君謂夫也特獨也常時夫婦食畢衆妾並餕今使生子之妾特餕如始來嫁之禮也士昏禮媵餕夫餘御餕婦

餘無特餕之法豈妾之待年而後至者或非勝而買諸
他姓者其始至特餕與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
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公庶子生就側室人君宮室多也君之世婦視大夫諸
妻視士其朝服亦褖衣也見於君不言其所者蒙上節
內寢之文也鄭氏曰擯者傅姆之屬也人君尊雖妾不
抱子有賜於君有恩惠也有司臣有事者也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
之禮無以異也

庶人或無側室其燕寢夫婦共之而已故妻及月辰則
夫出居羣室以避之羣室謂夾室之屬也其問妻與見
子之禮則與大夫士同也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鄭氏曰見子於祖家統於尊也父在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愚謂孫見於祖亦就祖之正寢見之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釋文食音嗣

鄭氏曰劬勞也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君有以勞賜之大夫之子有食母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賤不敢使人也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釋文旬音均出註○按旬朱子讀如字今從之

鄭氏曰未食已食急正緩庶之義也朱子曰旬謂十日也別記異聞或不待三月也冢子未食以下承上文記大夫禮而又別其冢適庶子之異同也愚謂適子冢子之母弟也庶子妾之子也循猶撫也上文三月而見此則云旬而見上文冢子庶子皆未食而見此則冢子未食而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蓋列國禮俗不同記者並記之然惟大夫士如此則天子諸侯固無異禮矣○自妻將生子至此言尊卑生子之禮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釋文食食上如字下音嗣 鞶步干反

鄭氏曰俞然也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孔氏曰春秋桓二年傳作鞶厲鄭此註

作鞶裂謂鞶囊裂帛爲飾若服虔杜預則以鞶爲大帶

厲是大帶之垂者詩毛傳亦云厲帶之垂者與鄭異陳

氏祥道曰古者大帶革帶並謂之鞶內則所謂男鞶革

帶也愚謂曲禮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虞書帝

曰俞往欽哉又曰俞往哉汝諧是唯俞皆應辭但唯之

聲直俞之聲婉故以爲男女之別孔氏引服杜毛傳之

說蓋以鄭氏鞶裂之說爲非左傳疏亦云禮記男鞶革

女鞶絲鞶是帶之別稱言其帶革帶絲耳今按鞶一名

而二物前言施鞶褎士昏禮庶母至門內施鞶揚子法

言縞其鞶帨此鞶爲小囊也此言鞶革鞶絲左傳言鞶

厲游纓乃馬之鞶纓此鞶爲大帶也玉藻云童子錦紳

又云弟子縞帶此男子鞶革蓋孩提時所用爾男革而

女絲者革勁而絲柔也○自此以下皆言敎子之法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

六年稍有知識始可教也數一十百千萬也方名四方之名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始示之別也

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釋文後胡豆反

卽就也長者父兄也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八年始教以遜讓於長者所以因其良知良能而啟之以孝弟之端也高氏愈曰凡人質性之偏莫不喜凌傲其上故古人首以讓教之出入後長者行之讓卽席後長者坐之讓飲食後長者食之讓所以抑其驕慢之氣而養其德性之和者至矣

九年教之數日釋文數所主反

鄭氏曰日朔望與六甲也高氏愈曰二者切於日用且五行陰陽之理具於干支中矣此九年以內宮中女師之教兼男女而言者也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肆簡諒釋文襦字又作䘿音儒袴苦故反肆本又作肄同以二反

鄭氏曰外傅教學之師也不用帛爲襦袴者爲大溫傷陰氣高氏愈曰居宿曰居夜宿也十歲則男女已大爲之別而女不出男不入蓋內外之防始嚴矣書計卽六藝中六書九數之學也愚謂襦裏衣袴下衣二者皆不以帛爲之防奢侈也禮帥初者謂初所教長幼之禮帥而行之而不敢忘也幼儀幼少所行之儀法其事甚多不第出入飲食必後長者而已朝夕學之而益求其詳也肆習也諒信也請肆簡諒謂所請肆習者貴乎簡要

而誠實也簡則不流於泛濫諒則不至於虛浮自此至凡男拜尚左手專言敎男子之法九年以前男女之敎同十年以後男女之敎異○輔氏謂衣不帛襦袴則上服猶用帛非也成人之服深衣元端皆布爲之朝服始用素帛爲裳則童子之上服不用帛可知玉藻童子緇布衣錦緣是童子之上服以緇布爲深衣之制也以帛褏布非禮也童子上服用布襦袴在內其不用帛宜矣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鄭氏曰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成童十五以上熊氏安生曰勺籥也愚謂學樂學琴瑟之樂也詩樂章也學樂誦詩竝誦相成也勺卽所謂南籥也籥祠之籥亦作礿是勺籥字通明矣南籥文王之文舞象箾文王之武舞皆小舞也射御五射五御之法也蓋至此而六藝

之事畧備矣以孝弟忠信爲之本而餘力學文葢雖未
及乎大學而所以培養其德性成就其才具者固已深
矣○大戴禮云古者王子年八歲而就外舍束髮而就
大學尚書周傳王子公卿元士之適子十五入小學二
十入大學書傳畧說餘子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白
虎通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
內則十年出就外傅今其詳固不可盡考然周禮樂師
敎國子小舞則國子之入大學固不待旣冠矣葢古者
公卿與庶民之子其學不同公卿之子以師氏所教者
爲小學以成均爲大學庶民之子以家之塾州黨之序
爲小學以鄉之庠爲大學公卿之子其小學惟一則其
升於大學也速庶民之子其小學有三則其遷升於大
學也遲而又人之材質有敏鈍學業之成就有蚤莫則

其入大學固不可限以定期大約自十三以上二十以下皆入大學之歲也與○程子曰古人爲學也易八歲入小學十三入大學舞象舞勺有弦歌以養其耳舞干羽以養其氣其心急則佩韋緩則佩弦出入閭里則視聽游習與政事之施莫不由此如此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又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故未嘗有不入學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擇其秀者入大學不可教者歸之於農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進退揖讓之序至於閭里鄉黨之間如三百五篇之類人人諷誦莫非止於禮義之言十三又使之舞象然則雖未能深知義理興起於詩其心固已善矣後世雖白首未嘗知有詩此古今異習也以古所習安得不厚以今所習安得不惡張子曰古者教童子先以舞者欲柔其體也心下則

氣和氣和則體柔古者教冑子必以樂欲其體和也學者志則欲立體則欲和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釋文冠古亂反衣於旣反行如字又下孟反弟音悌○內音納

冠加冠也禮吉凶軍賓嘉之禮也大夏禹樂文舞之大也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此言舞大夏則六舞皆學可知惇篤也前此但學幼儀至此則學鄉國之通禮前此不帛襦袴至此則有裘帛之盛服前此但學小舞至此則學大夏之大舞前此已知孝弟至此則益惇而行之而責以爲人子爲人弟之全行蓋成人之禮與大學之教自二十而始也博學不教者廣見博聞以窮理而善未可以及人內而不出者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而才未可以經世蓋

初進乎大學之事而其德猶未幾乎成也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釋文孫音遜

鄭氏曰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方猶常也無方言學無常在志所好也孫順也順於友視其所志也輔氏廣曰博學不教內而不出獨善而已孫友視志則善足以及人矣愚謂博學無方敬業而所以窮理者詳孫友視志樂羣而所以觀人者審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

朱子曰方猶比也比方以窮理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愚謂四十則道明德立學成而將以行之始可仕也比方事物而出發謀慮則於所治之職謀慮者無不當矣服從謂服其事而從君也君臣以義合故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不可以阿徇而取容

也○程子曰古之爲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始仕中間二十五年有事於學又無利可趨則其志可知此所以成德故古之人必四十乃仕然後志定業成後世立法自童稚卽有汲汲利祿之誘何由向善

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

王氏圻曰四十始仕爲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也五十爲大夫以長人聞邦國之大事也四十始仕不躁進也七十致仕不固位也中間三十年盡力於王事不負所學也

凡男拜尙左手

鄭氏曰左陽也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

釋文娩紆晚反徐紆願反娩音晚徐音萬枲思里反紝女金反又如林反組音祖紃音巡共音恭相息亮反

鄭氏曰不出恆居內也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紃絛也祭祀之禮當及女時而知孔氏曰案九嬪註云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娩婦功絲枲此分婉爲言語娩爲容貌鄭意以此上下備四德以婉爲婦言娩爲婦容聽從爲婦順執麻枲以下爲婦功紝爲繒帛故杜注左傳云紝謂繒也組紃俱爲絛皇氏云組是綬也然則薄闊爲組似繩者爲紃朱子曰納謂奉而入之愚謂執麻枲績事也治絲繭蠶事也織紝組紃織事也此三者皆女工之事學之以供衣服也納謂納於廟室以進於尸也禮相助奠謂以禮相長者而助其奠置祭饌也此又學祭祀之禮也自婉娩聽從以下皆姆教之此以下專言教女子之法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鄭註奔或爲衒

鄭氏曰十五而笄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而字之其未許嫁二十則笄故謂父母之喪聘問也妻之言齊也以禮聘問則得與夫敵體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愚謂妾有隨妻爲媵者有非媵而別買之者皆未嘗有幣帛之聘也女不待聘而嫁者謂之奔周禮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

凡女拜尚右手

鄭氏曰右陰也

禮記卷二十八終

同知銜署瑞安縣事廣陵錢國珍校梓

禮記卷二十九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玉藻第十三之一　別錄屬通論

此篇首記天子諸侯衣服飲食居處之法中間自始冠緇布冠至其他則皆從男子專記服飾之制始冠次衣服次笏次韠次帶次及后夫人命婦之服其前後又雜記禮節容貌稱謂之法禮記中可以考見古人之名物制度者此篇爲最詳然其中多逸文錯簡云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釋文藻本又作璪音早旒力求反邃雖醉反延如字徐餘戰反字林作綖弋善反卷音袞古本反

鄭氏曰雜采曰藻天子以五采藻爲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元衣纁裏龍卷畫龍於衣孔氏曰藻謂雜采之絲繩以

貫於玉以玉飾藻故曰玉藻也十有二旒者前後各十有二旒龍卷言畫此龍形卷曲於衣天子之旒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諸侯以下各有差降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各依旒數垂而長短爲差旒垂五采玉依飾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元五采玉既貫徧周而復始其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采者先朱後綠又王制疏曰凡冕之制皆元上纁下以木版爲中以三十升元布衣之於上謂之延以朱爲裏但不知用布繒耳當以繒爲之以其前後旒用綠故也按漢禮器制度廣八寸長尺六寸也又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皇氏謂此爲諸侯冕應劭漢官儀廣七寸長八寸皇氏以爲卿大夫冕若如皇氏言豈董巴專記諸

侯應劭尊記卿大夫𦍧冕隨代變異大小不同今依漢禮器制度爲定愚謂司服王冕有六而大裘之冕爲最尊祭天之所服也凡冕之旒數與衣之章數相配大裘十二章之衣其冕亦十二旒則天數也衮冕九章則九旒鷩冕七章則七旒毳冕五章則五旒絺冕三章則三旒元冕一章宜一旒而一旒不可以爲飾進而與絺冕同此弁師所以止言五冕也王祭天之冕其旒前後各十有二每旒之上以五采玉爲飾又以五采絲爲繩以繫玉謂之藻其玉之數與藻之就數亦皆十二故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聘禮記繅六等朱白蒼圭藻之色以五行相克爲次冕藻亦然五采則次以黃又次以元也五色玉之次亦當與藻同王之冕自衮服以下其旒數雖有差降而每旒皆五采玉十二皆五采藻十二就

則與十二旒之冕同弁師云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是也自公以下其冕之旒數皆視服章爲差降然弁師諸侯之繅斿皆九就瑉玉三采則五等諸侯之冕旒數雖異而其玉皆三采繅皆九就也以此差之則孤卿二采而七就大夫一采而五就就間皆相去一寸也孔疏謂旒之長短依旒數爲差則三旒者止三寸似太短矣又二采者當以朱白一采者當以朱孔氏據周禮典瑞註謂二采用朱綠亦非是延者冕之上覆冕用三十升布則延之表裏亦皆以三十升布爲之前後邃延者延在冕上其前後皆長出於冕而深邃邃指延言不指旒言也龍卷以祭謂首服十二旒之冕又身服龍卷之衣而祭天也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

左扉立于其中釋文端音冕出註下諸侯元端同朝直遙反篇內皆同闔胡臘反左扉音非一本作則闔門左扉○按篇內朝元端當如字

鄭氏曰端當作冕字之誤也元冕元衣而冕也朝日春分之禮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堂而聽朔焉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孔氏曰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元端下文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今天子皮弁視朝若元端聽朔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作冕謂元冕也愚謂元冕者五冕之服皆元也蓋元冕有指一章之冕言者司服祭羣小祀則元冕又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是也有通指五冕言者弁師王之五冕皆元冕郊特牲元冕齋戒疏謂五冕通元是也朝日聽朔其服不同記不具言故但以元冕該之

司服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日者天神之尊在四望山川之上國語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孔晁以大采爲袞冕是也少采降於大采蓋鷩冕與一章之元冕爲冕服之下若朝日用一章之元冕則少采又爲何服乎諸侯聽朔以皮弁則天子聽朔不當以一章之元冕矣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謂聽朔時也每月聽朔於明堂之十二室閏月非常月於十二室無所當故闔明堂應門之左扉而立於其中以聽朔也還則居路寢門終月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是也○朱子曰禮經雖亡闕然於覲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名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隆殺有所不可考耳按書顧命成王崩於路寢其陳位也曰設斧扆牖間南嚮則戸牖間也西序東

嚮東序西嚮則東西序也西夾南嚮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戺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廂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側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禮殯宮曰廟合也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明堂位與考工記明堂之制度非出於舊典亦未敢必信也愚謂考工記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此蓋三代明堂之異名鄭氏誤以世室爲大廟重屋爲路寢而大廟路寢明堂同制之說自此起矣天子路寢之制見於顧命者可考而覲禮在廟亦言几俟于東箱皆不與明堂同制要之大廟路寢必前爲堂後爲房室東西爲兩序兩夾兩階然後可以奉

宗祏適興居以行朝祭獻酬揖讓之儀以敘吉凶賓主內外之位有必不可與明堂同制者自鄭氏爲二者同制之說而疏家墨守其義至其證之經典而不合則爲之委曲以求其通亦可謂甚難而實非者矣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卒食玄端而居釋文酏以支反

鄭氏曰餕食朝之餘也奏奏樂也上水水爲上其餘次之天子服元端燕居孔氏曰皮弁視朝遂以朝食所以敬養身體餕尙奏樂卽朝食奏樂可知也月朔禮大故用大牢方氏慤曰王食必以樂侑所以和其心志而助氣體之養也愚謂天子視朝以皮弁服以白鹿皮爲弁而以素緇爲衣裳也舊說謂皮弁服之衣用十升白布爲之非也衣之差緇尊於布元尊於白惟深衣麻衣之

屬用白布元端及朝服已繝之矣皮弁會於朝服豈反
用白布乎日少牢朔大牢重朔以敬始而殺常日以爲
豐儉之節也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豋每
日之少牢朔月之大牢皆舉也鼎十有二物以舉之尤
盛者言之則專指朔食也日出而朝食㙛日而夕食此
每日之正食也餕非正食在朝食夕食之間特餕朝食
之餘而已上水者以水爲上貴其自然之性也周禮六
飲有涼醫而無酒此五飲有酒而無涼醫記者所聞異
也卒食謂旣餕之後也居燕居也天子朝皮弁夕元端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釋文上時掌反
鄭氏曰左史右史所書春秋尙書其存者瞽樂人也幾
猶察也察其哀樂孔氏曰左陽陽主動故記動右陰陰
主靜故記言周禮無左史右史之名熊氏云按周禮大

史職云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又左傳齊大史書崔杼弑君是大史記動作之事在君左廂則大史爲左史也周禮內史掌諸侯孤卿大夫之策命左傳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皆言誥之事是內史所掌在君之右爲右史也御侍也瞽人侍側故曰御瞽幾察也瞽人審音察樂聲上下哀樂政和則樂聲樂政酷則樂聲哀察之以防君之失愚謂史記言動瞽察聲樂凡視朝燕居無時不在君之側皆所以防君之失而格其非心也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氣不順則水旱至物不成則饑饉生素服冠衣皆以素繒爲之也素車車不漆者周禮巾車王之喪車五乘次爲素車棼蔽犬𧜟素飾是也司服大札大荒大烖素服

大司樂大札大凶大烖令弛縣此皆自貶損以責已而憂民也孔氏曰若其臣下則不恆素服唯助君禱請之時乃素耳故司服云士服元端素端註云素端者爲札荒有所禱請也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 釋文裨婢支反大音泰

鄭氏曰祭先君也端亦當爲冕字之誤也孔氏曰元端賤於皮弁下文皮弁聽朔不應元端以祭故知亦當爲元冕愚謂元冕亦謂五冕通元也祭統曰君袞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祭義獻繭之禮夫人副禕受之此上公之禮也然則五等諸侯皆以上服祭其宗廟公袞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記亦不具言言元冕以該之孤卿大夫自祭之服皆降於助祭而諸侯乃以上服祭

者北面之臣近君而屈南面之君遠王而伸也裨猶副也益也服冕者各以其上服之次爲裨冕公服袞自鷩以下爲裨冕侯伯服鷩冕自毳以下爲裨冕子男服毳冕自絺冕以下爲裨冕也裨冕以朝者入天子之國宜自降下故不敢服上服而服其次覲禮侯氏裨冕乘墨車裨冕亦乘墨之義也聽朔者天子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至月朔以特羊告廟受而聽之謂之朝廟天子聽朔於明堂明受之天與祖也諸侯聽朔於大廟明受之王與祖也朝服元端而緇衣素裳也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凡裳與韠同色故知朝服素裳凡言朝服者皆此服也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皮弁聽朔朝服視朝皆降於天子也孔氏曰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論語云告朔之餼羊是

也於時聽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明堂諸侯於大祖廟訖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云朝享是也（按天子告朔於明堂無祭於祖廟之禮司尊彝言朝享謂大祫之祭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盧氏辨曰臣及命婦祭於君皆盡其服自祭於家降一等陰爵不敢申也君與夫人皆申其服祭統曰君衮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是也鄭氏頓貶公侯使一同元冕以祭於已非其差也且諸侯專國禮樂車旗王命有之何獨抑其服乎（大戴禮註）愚謂鄭氏之說可以決其必不然者三一則南面之君與北面之臣近君而

屈者不同二則袞冕副褘祭統有明文不應其餘諸侯獨異三則卿大夫自祭雖不申上服然大夫朝服士元端而雜記所言則又有服爵弁者其爲差等如此若五等諸侯不辨命數並服元冕自祭是反貶於其臣以是知元冕以祭必非一章之元冕也○孔氏曰天子諸侯皆三朝大僕云掌燕朝之服位註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是一也司士云正朝儀之位註云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是二也朝士云掌外朝之法註云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是三也諸侯三朝者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內朝路寢朝是一也世子又云其在外朝司士爲之與此視朝於內朝皆謂路寢門外朝是二也此云內朝對中門外朝爲內文王世子云外朝對路寢庭爲外也此據路寢門外而稱內朝則知中門之外別更有朝

是諸侯中門外大門內又有外朝是三朝也諸侯三門

詩常諸侯中門爲應門外有臯門若魯則庫雉路也愚

謂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一爲燕朝一爲治朝一爲外朝

此言視朝於內朝卽治朝也燕朝在路寢庭故燕禮公

立于阼階下治朝在路門外故司士正朝儀之位王族

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

左若外朝則在大門之外聘禮賓至于朝公迎賓于大

門內賓入門又聘禮歸饔餼明日賓拜于朝鄭註云拜

謝主君之惠於大門外賈疏云直言賓拜於朝無入門

之文故知在大門外又聘禮賓死介復命柩止于門外

鄭云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者達其忠心是諸侯

外朝在大門外明矣天子外朝所在雖無明文可見然

周禮朝士掌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

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若朝位在門內則當取節於門今乃以槐棘表位亦必因朝位在門外無可取節故樹槐棘以表臣民之位也葢外朝乃大詢衆庶之所其人衆多而厖雜故在大門之外而且掌之以刑官之屬以致其嚴肅之意此疏謂諸侯外朝在中門外大門內鄭氏朝士註謂外朝在庫門外皐門內皆恐非是又諸侯有庫門雉門無應門皐門說見明堂位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朝謂臣朝君也辨色昧爽之後也臣入常先君出恆後尊卑之體然也小寢燕寢也諸侯正寢一燕寢三君既退適路寢卿大夫亦治事於治朝之左右或事有當入

謀於君者若孔子攝齊升堂是也故君未可即退俟大夫治事畢退朝然後退適小寢釋服也此雖言諸侯禮其實天子亦然鄭氏曰釋服服元端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釋文簠本或作簋食音嗣○按陸氏以四簋爲四簠蓋據皇氏本

鄭氏曰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三俎豕魚腊祭牢肉異於始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稷食菜羹忌日貶也同庖不特殺也孔氏曰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後王以爲忌日稷食者食飯也以稷穀爲飯以菜爲羹而食之愚謂祭牢肉者切肉爲小段以祭士虞禮所謂膚祭是也特牲而曰牢通朔食言之也五俎謂羊也豕也魚也腊也膚也四

簋黍稷各二也不言稻粱者食以黍稷爲正稻粱爲加此惟言其正者也諸侯朔食四簋則日食二簋天子當朔食六簋日食四簋也子卯忌日貶損所以致戒懼之意稷食則無黍菜羹則不殺也夫人與君同庖蓋以右胖爲君俎以左胖爲夫人俎凡牲體貴右也○鄭氏曰五俎豕魚腊加羊與其腸胃也朔月四簋則日食稻粱各一簋而已孔氏曰少牢五俎加羊與膚爲五但少牢祭神此人君所食無膚而有腸胃也朔月四簋故知日食二簋以稻粱美物故知各一簋詩云每食四簋註云四簋黍稷稻粱是簋盛稻粱也且此文諸本皆作簋字皇氏以註云稻粱以簠宜盛稻粱故以四簋爲四簠未知然否以此而推天子朔月六簋黍稷稻粱麥苽各一簋若盛食則八簋故小雅陳饋八簋當加以稻粱也愚

謂五俎之物少牢禮有明文此註言五俎乃無膚而有腸胃者蓋鄭氏以夕深衣祭牢肉膚既用以夕祭則不當又爲五俎之實耳孔氏乃以爲神人之别此誤解註意也然五俎有膚而别留之以供夕祭未爲不可鄭氏以腸胃備五俎義無所據不可從也簋盛黍稷簠盛稻粱此言四簋詩言陳饋八簋祭統言六簋皆謂黍稷耳蓋食以黍稷爲正以稻粱爲加凡言飯食多舉其正而不及其加故但言簋而不及簠公食大夫禮備有黍稷稻粱而其後言上大夫之禮云八豆八簋六鉶九俎亦不言簠亦此義也註疏於簋兼稻粱言之皆非是○古者貴賤日皆五食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此朝食也夕深衣祭牢肉此夕食也此二者爲每日之正食又前於天子言日中而餕此在朝食夕食之間三也又內則

子事父母雞初鳴而衣服適父母舅姑之所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又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此在朝食之前四也又云日入而夕慈以旨甘此在夕食之後五也王每食皆以樂侑諸侯降於天子昧爽及日入之食皆不侑故魯有亞飯三飯四飯之官白虎通乃謂天子四飯諸侯三飯誤矣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釋文遠于萬反踐音翦子淺反出註

鄭氏曰故謂祭祀之屬踐當爲翦聲之誤也翦猶殺也

愚謂諸侯朔食少牢故無故不殺牛以天子朔食大牢諸侯朔食少牢差之則大夫朔食特牲故無故不殺羊士朔食特豚故無故不殺犬豕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遠庖廚至於

凡有血氣之類皆不忍親殺之又不獨牲牢之大而已也葢於其不當殺者旣節制而不敢過其不得已而殺者亦未嘗不有以養其仁愛之心也

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

鄭氏曰爲旱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春秋之義周之春夏無雨未能成災至其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雩雩而得之則書雩喜祀有益也雩而不得則書旱明災成也愚謂周之春夏不雨則首種不入宿麥不成不必盡建未之月而已爲災矣記者葢見春秋於僖二年冬十月書不雨至三年六月書雨又文二年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皆歷時不雨至建午建未之月得雨而不書旱故爲說如此不知春秋書不雨即爲災不必書旱也舉謂舉肺脊以祭也君每日殺牲

以食則舉肺脊以祭不舉謂不殺牲也

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釋文衣於旣反搢徐音箭又如字

鄭氏曰皆爲凶年變也君衣布者謂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也搢本去珽荼佩士笏也士以竹爲笏飾本以象列之爲言遡迾也雖不賦猶爲之禁不得非時取也造謂作新也愚謂衣布以白布爲衣又降於天子之素服也搢謂所搢之笏也君笏用象今但用象爲本與大夫士同也此於大司徒荒政爲眚禮去幾舍禁弛力之事所以自貶責省國用而寬民力也前言凶年天子貶降之禮此又言諸侯貶降之禮而其文各有詳畧亦所以互相備也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鄭氏曰定龜謂靈射之屬所當用者定墨視兆坼也定體視兆所得也周公曰體王其無害孔氏曰定龜者按龜人云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鄭云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元地龜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也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雷右倪若定之者定其所當用謂卜祭天用靈祭地用射射則繹也按周禮作繹爾雅作射射即繹也釋文引爾雅作謝春用果秋用雷之屬也史定墨者凡卜必以墨畫龜求其吉兆若卜從墨而兆廣謂之卜從周禮占人註云墨兆廣也體謂五行之兆象既得兆象君定其體之吉凶尊者視大卑者視小故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愚謂卜人卜師也定龜定龜體所當灼卜師云凡卜辨龜之

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鄭氏云上仰者也下俯者也左左倪也右右倪也陰後弇也陽前弇也即此卜人定龜之事也史大史也大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國語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左傳晉趙鞅卜救鄭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凡卜以火灼龜視其裂紋以占吉凶其鈍紋謂之墨其細紋旁出者謂之坼謂之墨者卜以墨畫龜腹而灼之其從墨而裂者吉不從墨而裂者凶故卜吉謂之從裂紋不必皆從墨以其吉者名之故總謂之墨也體謂五行之體洪範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是也將卜卜師定龜以授命龜者卜兆既成君先視之而定其五行之體次則大夫視之而占其色之明暗次則大史視之而占其墨之從否次則卜人視其坼而總斷其吉凶故周禮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

人占坼此不言大夫與卜人者文略也

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

釋文幦音覔徐苦狄反犆依註音直齊側皆反下同

鄭氏曰幦覆苓也犆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羔幦虎犆此君齊車之飾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孔氏曰詩大雅鞹鞃淺幭毛傳云幭覆式卽幦也詩云淺幭以虎皮爲幭此用羔幦者詩據以虎皮飾幦謂之淺幭也據此註則君之朝車與齊車不同但無文以言之愚謂士喪禮乘車鹿淺幦又曰道車載朝服道車則朝車也乘車在道車之上則齊車也鹿淺幦卽此之鹿幦豹犆也道車不言其幦明與乘車同也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釋文首手又反迅音峻又音信衣於旣反下衣布同又如字

鄭氏曰當戶嚮明東首首生氣也必變必興而坐敬天之怒愚謂君子謂卿大夫以下也當對也當戶者坐於東北隅而南向與戶相對也禮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爾雅曰室東北隅謂之宧以其爲人所常處故以頤養爲名

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釋文盥音管靧音悔櫛則乙反樿章善反禨其既反

鄭氏曰晞乾也沐靧必進禨作樂盈氣也更言進羞明爲羞籩豆之實孔氏曰盥洗手也沐沐髮也靧洗面也用稷粱之潘汁洗面沐髮並須滑故也人君靧沐皆粱樿白理木也櫛梳也沐髮爲除垢膩故用白理澀木以爲梳晞乾燥也沐已燥則髮澀故用象牙滑梳以通之也禨謂酒也羞謂羞籩羞豆之實知非庶羞者庶羞爲

食而設今爲飲設羞故知非庶羞也進羞之後樂工乃
升堂以琴瑟而歌皆爲新沐體虛補益氣也
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
身乃屨進飲釋文杅音雩蒯苦怪反連力旦反屨本又作履
鄭氏曰用絺綌刷去垢也杅浴器也蒯席澀便於洗足
也連猶釋也進飲亦盈氣也孔氏曰杅浴之盤也出杅
浴竟而出盤也蒯菲草席澀出杅而足踐履澀草席上
刮去垢也連用湯言釋去足垢而用湯闌也輔氏廣曰
屨服之末進屨則衣服皆舉矣故進飲焉愚謂絺精而
綌粗蒯席粗蒲席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既連用湯
乃履蒲席皆用物之宜也布浴衣也喪大記曰拒用浴
衣如它日謂之布者以別於巾之用絺綌也晞乾也衣
布晞身言衣浴衣以拭乾其身也進飲卽進禨也不言

進羞升歌者蒙前可知也或謂浴之禮殺於沐非也內則及聘禮皆言三日沐而五日浴則浴之禮非殺於沐矣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釋文煇音暉○今按觀當音古亂反

鄭氏曰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也書之於笏爲失忘也玉聲玉佩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揖其臣乃行愚謂此謂境邑之臣入見於君者也宿夙也宿齊戒謂前夕齊戒也外寢正寢也齊必居正寢臣之對君如對神明故宿齊戒居外寢沐浴以祭祀之禮自處也史大夫之史也雜記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象笏者大夫之笏以象爲本也服朝服也

容觀謂容儀可以觀示於人也玉聲玉佩進退鏘鳴之
聲出出寢門也煇光皆謂儀容之盛而光又盛於煇也
蓋內存乎齊肅之誠而外發爲儀容之美故揖私朝而
已煇如其登車而至君所則有光明而不至隕越矣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
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釋文珽他頂反荼音舒詘丘勿反後如字徐胡豆反
鄭氏曰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
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
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恆直相玉書曰珽玉六
寸明自炤荼讀爲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
圜殺其首不爲椎頭諸侯唯天子詘焉是以謂笏爲荼
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已君又殺其下
而圜孔氏曰此論天子以下笏制不同方正於天下者

言珽然無所詘示已之方平正直而布於天下前詘謂圜殺其首後直下角正方讓於天子者降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者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已君上下皆須謙退也陳氏祥道曰天子之朝日執鎮圭搢大圭所執者贄也所搢者笏也諸侯執命圭必搢荼大夫執聘圭必搢笏及其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搢而已天子之笏曰珽諸侯曰荼大夫以下曰笏尊者文其名卑者命其實也愚謂荀子云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是珽與荼皆笏之異名也笏長二尺有六寸而玉人云大圭長三尺則天子之笏其終葵首長四寸也而相玉書言珽玉六寸者葢珽玉別有長六寸者耳非謂天子大圭之終葵首也爾雅云圭大尺二寸謂之玠而詩言錫爾介圭則侯伯七寸之圭耳豈相妨哉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

鄭氏曰引卻也黨鄉之細者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也愚謂黨所也公羊傳曰往黨衞侯會公于沓反黨鄭伯會公于棐臣侍君坐則必退其席而遠君如君命之勿退則亦必引卻而稍離君所皆所以明退讓之義也鄭以黨爲親黨非是大夫士位次有定豈以君之親黨而有異乎

登席不由前爲躐席釋文爲于僞反本又如字躐力輒反

鄭氏曰升必由下也庾氏蔚曰失節而踐曰躐愚謂此謂數人同坐之席也數人同坐之席以前爲上後爲下升必由下於坐乃便也若由前則失其節矣

徒坐不盡席尺

鄭氏曰示無所求於前不忘謙也孔氏曰徒空也空坐

謂非飲食及講問時也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謙也

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

鄭氏曰讀書聲當聞尊者食爲汚席也愚謂齊謂與席之前畔齊也讀書則前有簡策食則前有饌具坐必盡前乃於事便也豆去席尺言食所以齊席之故也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 釋文飯扶晚反下至三飯皆同辯音徧

鄭氏曰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君將食臣先嘗之忠孝也飲而俟俟君食而後食孔氏曰祭祭先也禮敵者共食則先祭若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飯食也君未食而臣先食徧嘗羞膳嘗食之義也飲而俟者禮食未飧必先啜飲以

利滑喉中不令澀噎君既未飧故臣亦不敢飧而啜飲以俟君飧臣乃敢飧愚謂共食之禮皆主人先祭而客祭曲禮主人延客祭是也若侍君食則不祭若君客之則命之祭臣乃祭也君食必有膳宰嘗食若以客禮待臣則不使膳宰嘗食以主道自居也故侍食者先飯辯嘗羞示代膳宰之事也

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飯字句

鄭氏曰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飯飲利將食也孔氏曰此謂臣侍食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也既不得為客故不得祭亦不得嘗羞則君自使膳宰嘗羞也既不祭不嘗則俟君之食已乃食也愚謂飯飲而俟者謂既飯亦先啜飲而俟君之飧也

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

順近食

鄭氏曰羞近者辟貪味也順近食從近始也孔氏曰君命之羞羞近者猶是君所不客者也雖君已食已乃後食而猶未敢食羞故又須君命雖得君命猶未自專嘗先食其近前一種者而止若越次前食遠者則爲貪味也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者品猶徧也旣未敢越次多食故君又命已徧嘗而已乃徧嘗之後則隨已所欲不復次第也凡嘗遠食先順近食亦辟貪味也客與不客悉皆如此故云凡

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旣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釋文覆芳服反飧音孫

鄭氏曰覆手以循咡已食也飧勸食也三飯也者臣勸君食如是可也孔氏曰覆手者謂食飽必覆手以循口

邊恐有殽粒汚著之也飧謂用飲澆飯於器中也禮食竟更作三飧以勸助令飽實也愚謂食畢者必覆手弟子職曰既食乃飽循咡覆手君未覆手不敢飧者飧以勸君之飽君食未畢不敢遽勸之也君既食又飯飧者君已食覆手臣乃又飯飧以勸其飽也三飯謂食三口也飯飧者三飯也者言飯飧以三飯爲節也

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釋文從才用反

飯醬者食之主執飯醬以授從者重君之所賜而將之以歸也凡嘗遠食以下之禮客與不客之所同也○凡食於人之禮皆親徹然大夫相食客徹于西序端而曲禮客自前跪執飯齊以授相者燕食之禮殺於禮食也公食大夫賓取粱與醬以降奠于階西此乃執飯醬出授從者臣侍君食異於爲賓客之禮也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偞卑

釋文偞虛涉反

鄭氏曰已猶太也水漿非盛饌祭之爲太有所迫畏臣於君則祭之愚謂侑勸也侑食謂侍食於尊者主於勸尊者之飽故不盡食卽上文云飯飧者三飯也是也食於人以下明敵者爲客之禮也不飽者謙退不敢取足也水漿非盛饌故不祭偞厭也若祭水漿則過於厭降卑微而失禮之節也若臣於君則祭之故公食大夫禮宰夫執觶漿以進賓受坐祭遂飲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句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句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句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釋文洒先典反又西禮反王肅作察云明

貌也言言魚斤反油油音由本亦作由王肅本亦作仁所而言註云飲二爵可以語也又云言斯禮註云語必以禮也三爵而油油註云悅敬貌無已及下油字也辟匹亦反徐房亦反而后屨一本作而後屨

此言臣侍君私燕受爵之禮也燕禮受賜爵者公卒爵而後飲此乃先君飲者蓋燕禮爲賓客於君則有以賓禮自處之嫌故後君而飲所以明退讓之義此侍飲於君則有勸飲之義故先君而飲所以盡忠孝之懐也洒如肅敬貌言言與誾誾同和敬貌斯語助詞已止也禮已三爵者侍燕之禮止於三爵也左傳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蓋私燕之禮如此若正燕則有無算爵不止於三爵也油油自得之貌蓋始則專於敬繼而兼於和至油油則和之至矣燕飲之間其情之漸洽者如此然禮止於三爵則和而不流又有以不失其敬矣屨解於堂下退則跪而取之敬也隱辟謂堂下序東也隱辟

而後屨者不敢對君納屨故就君所不見之處而納之也坐左納右坐右納左者雖在隱辟猶不敢不敬也

凡尊必上玄酒

此明設尊之法也凡設尊必以元酒配酒而設而以元酒爲上重古之義也故鄉飲酒特牲禮東西列尊元酒在西以西爲上燕禮大射南北列尊元酒在南以南爲上

唯君面尊

面猶鄉也燕禮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元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在尊南南上蓋人君燕其臣子得專恩惠故設尊於君之前而君鄉之言此酒出自君也○孔疏以面尊爲尊鼻鄉君又謂兩君相見尊於兩楹間皆非是說見少儀及郊特牲

唯饗野人皆酒

鄭氏曰飲賤者不備禮孔氏曰饗野人謂蜡祭也野人賤不得本古又無德則宜食味故唯酒而無水也

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釋文棜於據反

鄭氏曰棜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棜愚謂側尊謂設尊於旁側不專使主人鄉之明與賓客共此酒也鄉飲酒義曰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是也棜禁說見禮器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釋文始冠古亂反冠而同敝音弊本亦作獘

鄭氏曰本太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愚謂自諸侯下達者天子冠不用緇布冠也○孔氏曰自此至魯桓公始也廣論上下及吉凶冠之所用唯五十不散送及親沒不髦記者雜錄厠在其間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釋文繢戶內反緌耳佳反○鄭註繢或作繪緌或作蕤

鄭氏曰皆始冠之冠也元冠委貌也諸侯緇布冠有緌尊者飾也愚謂諸侯以下始冠緇布冠而天子元冠朱組纓緇布冠無緌而諸侯則繢緌尊者文縟也緌纓之垂者繢緌則繢纓矣於天子言纓不言緌諸侯有緌則天子可知也於諸侯言緌不言纓言緌則纓見言纓則緌不見也士冠禮緇布冠青組纓繢之色華於青朱之色盛於繢也

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釋文齊側皆反綦音其徐其旣反

鄭氏曰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愚謂此言齊冠之纓之別也丹赤色綦蒼艾色上舉諸侯下舉士

則卿大夫助祭與自祭其宗廟其齊無不以元冠矣特其纓有異耳以丹與綦之色差次之卿大夫葢繢緌與此言元冠爲諸侯之齊冠而不及天子則天子齊不以元冠也大戴禮哀公問曰端衣元裳絻而乘輅者志不在於食葷葢謂天子之齊也是天子齊服元冕元裳矣諸侯齊雖元冠與大夫士同其衣葢以朝服而亦變其裳以元與○鄭氏謂四命以上齊祭異冠此以自祭其宗廟言之義自可通若助祭於君則雖士亦齊祭異冠豈待四命乎孔疏乃欲曲通之於助祭則其說愈支而愈窒矣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

鄭氏曰父喪未除子爲之不純吉也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孔氏曰卷用元而冠用縞冠卷異色故云古者冠

卷殊如鄭此言則漢時冠卷共材愚謂用縞爲冠用元爲武縞爲凶元爲吉冠在上武在下以象父猶有喪而子已即吉也姓生也孫乃子之所生冠此冠者自父言之則爲子自父所爲服者言之則爲孫故曰子姓之冠

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釋文紕音埤又婢支反

縞白色生絹素今之白色緻也紕緣也衣冠之制其用爲緣者必視其爲衣冠者而加精美焉喪既大祥除去喪冠則以縞爲冠以素爲紕素精於縞也此冠或以其冠名之則謂之縞冠小記除成喪者朝服縞冠是也或以其紕名之則謂之素冠詩庶見素冠兮是也或但謂之縞檀弓祥而縞雜記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是也或兼謂之素縞間傳大祥素縞麻衣是也其名雖異其實則一冠也○先儒謂祥日縞冠既祥以哀情未忘更服

微凶之服故縞冠素紕禫日元冠黃裳既禫亦以哀情未忘更服纖冠朝服見於此篇及小記雜記閒傳諸篇之註疏者不一葢本於戴德變除禮愚竊以爲不然縞薄而素厚縞惡而素美以天子諸侯素帶弟子縞帶觀之亦可見矣謂縞凶於素則可謂素凶於縞則非變除之禮以漸卽吉未有既除而反服微凶之服者果爾則練祭練冠練後何以不別製他冠乎此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雜記云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實一冠也縞冠素紕而或曰縞冠或曰素縞猶士練帶緇紕而或謂練帶或謂緇帶耳未可因其名之不同而强生區別也然則大祥之素縞從祥日服之以至於禫而除者也禫之纖冠從禫日服之以至於吉祭而除者也又何疑焉

●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

鄭氏曰惰游罷民也亦縞冠素紕凶服之象也不齒所放不率教者孔氏曰以惰游與下不齒相連故知是周禮坐嘉石之罷民愚謂冠緌之長短未聞以居冠屬武推之則緌之長可自頷而上結於武蓋吉冠尺有二寸而祥冠一尺與罷民凶冠所以表其凶德以恥辱之又減其緌以別於既祥之服也不齒者圜土之罷民既出而三年不齒者也圜土之罷民弗使冠飾而加明刑其罪本重於坐嘉石者及其既改而出圜土則視坐嘉石者爲輕故元冠而縞武亦視縞冠素紕爲稍優然猶不得遽同於平人也聖人激勸之權審矣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釋文屬章欲反

居燕居也燕居無事於飾故以冠纓之垂者分屬於武之兩旁有事然後垂之以爲飾也自天子以下皆然

五十不散送 釋文散悉但反

鄭氏曰送喪不散麻始衰不備禮愚謂始死要絰散垂三日成服乃絞之啟殯之後亦散垂至葬乃絞之五十不散送則始死猶當散麻與

親沒不髦

鄭氏曰去爲子之飾

大帛不緌 帛鄭氏讀爲白今如字

鄭氏曰帛當爲白聲之誤也大白白布冠也不緌凶服去飾愚謂大帛謂以白色繒爲冠所謂素冠也左傳衛文公大帛之冠蓋人君遭凶札喪師邑及士大夫去國之所服也雜記曰委武元縞而后緌是冠有武者乃有緌大帛之制如喪冠而厭伏故不緌然大帛精於縞縞冠有緌而大帛無緌者蓋縞冠由凶而轉趨於吉故有

綏以明變除之漸大帛在吉而自處以凶故去綏以示貶損之意也

玄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

鄭氏曰綏當用繢孔氏曰上文云緇布冠繢綏諸侯之冠故知綏當用繢愚謂紫間色不正不當用爲冠綏時人尚紫故魯桓公用之鄭氏謂僭宋王者之後服臆說無據

朝玄端夕深衣釋文朝直遥反○今按朝如字

此謂大夫士燕居之服也元端元冠端衣也端正也元端之衣以十五升布緇而爲之前後各二幅其長二尺二寸幅廣亦二尺二寸長與幅廣正等故曰端深衣以十五升白布連衣裳爲之以其被體深邃故曰深衣天子皮弁視朝遂以食卒食服元端諸侯朝服視朝退適

路寢釋服服元端又朝服以食卒食服深衣大夫士朝服以朝退朝服元端以食卒食服深衣也若大夫士視私朝亦朝服也○凡禮服皆端也樂記端冕而聽古樂大戴禮端衣元裳絻而乘輅此冕服謂之端也左傳晏子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又劉定公曰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又子贑曰大伯端委以治周禮此朝服謂之端也而元端獨以端爲名蓋深衣連衣裳爲之元端乃禮服之下衣之端者自此始故專以端名焉元端之衣雖與朝服以上同制而其袂則異雜記凡弁絰其衰侈袂弁絰之衰侈袂則吉時皮弁爵弁之服侈袂可知少牢禮主人朝服主婦錫衣侈袂主婦衣侈袂則主人朝服侈袂可知特牲禮主人元端不言侈袂則袂不侈也元端之制雖不可考而喪服記言喪衰之制云袂

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袪尺二寸士之喪衰與元端同制者也是元端之袂屬於衣爲二尺二寸至袖口而圜殺爲尺二寸與深衣同若朝服以上則其袂不殺不殺故侈殺之故不侈此端衣與朝服以上之異制也○自此以下至弗敢充也明衣服之制

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釋文深衣三袪起魚反本或無衣字縫音逢齊音咨本或作齋要一遙反衽而審反又而鴆反袂面世反肘竹丑反○鄭註縫或爲逢或爲豐

此詳深衣之制也袪袂口也三袪謂其要中之度也要謂裳之上畔也深衣三袪者深衣袪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而其要中七尺二寸三倍於其袪之數也縫紩也齊裳之下畔也縫齊倍要者言裳之下畔縫紩之而其度一丈四尺四寸又倍於要中之數也此二句言裳之制也衽衣襟也禮衣之衽在中而深衣之衽掩於旁

與禮衣異也袂可以回肘者袂廣二尺二寸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此二句言衣之制也○凡衽者皆所以掩衣裳之交際者也然有禮衣之衽有深衣之衽有在衣之衽有在裳之衽鄭氏之註旣未晰而後之說者或混衣之衽於裳或混禮衣之衽於深衣或又卽指深衣之裳幅爲衽是以其說愈繁而愈亂也古之禮衣皆直領而對襟其衽在左襟之上若舒其衽以掩於右襟之內謂之襲摺其衽於左襟之內謂之裼此禮衣在衣之衽也禮衣之裳前三幅後四幅前後不屬而其衽二尺有五寸屬於衣而垂於裳之兩旁以掩其前後際此禮衣在裳之衽也深衣之衣爲曲領相交其衽亦在左襟之上而恆以掩於右襟之外此深衣在衣之衽也其裳則前六幅後六幅皆交裂之寬頭在下狹頭在上於前

裳之左爲衽而縫合於後裳於前裳之右爲衽而不縫
合至衣時則交於後裳此深衣在裳之衽也在裳之衽
禮衣與深衣皆在兩旁唯在衣之衽則禮衣之衽狹而
又掩於襟內其襲而見於外則當心而直下深衣之衽
稍濶又緣其旁而掩於襟外以交於右腋之側此言衽
當旁以見其異於禮衣乃指在衣之衽而非指在裳之
衽也至小要之取名於衽則當獨指深衣在裳之衽而
其在衣之衽與禮服之衽皆無與焉喪服記云衽二尺
有五寸鄭註云上正一尺燕尾二尺有五寸凡用布三
尺五寸賈疏云取布三尺五寸廣一幅留上一尺爲正
一尺之下旁入六寸乃邪向下一畔一尺五寸去下畔
亦六寸橫斷之留下一 尺爲正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
衽衽各二尺五寸葢禮衣在裳之衽其制若此深衣之

衽在裳之左右者亦然濶頭在上狹頭在下其所交後裳之幅則濶頭在下狹頭在上如此則上下相交正如小要之形故深衣記謂之鉤邊而鄭氏喻之以曲裾也

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釋文袷音劫緣尹絹反廣徐公曠反後放此

鄭氏曰其爲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褎矣深衣則緣而已袷曲領也袪袂口也緣飾邊也愚謂長衣中衣皆衣於上服之內者也吉服謂之中衣喪服謂之長衣蓋吉服之中衣恆服在內凶服之中衣則如遭喪受聘之大夫大夫筮葬之史皆釋衰而卽用爲外服故不謂之中衣而因其袂之長謂之長衣也繼揜尺者更以一尺續於袂口而揜覆於手也長中之制悉與深衣同其異於深衣者唯此也蓋深衣用之燕居故袂短反屈

之及肘而已長中在禮服之內禮服袂長故長中之袂亦長欲其與上服稱也袷二寸以下兼承深衣長中言之也深衣用十五升白布爲之長中則各視其上服之所用焉

以帛裏布非禮也

鄭氏曰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元端麻衣也中衣用布愚謂裏謂中衣之裏也長中與深衣同制然深衣禪而長中有裏禮弓練衣黃裏是也中衣之所用與上服同皮弁服爵弁服冕服中衣用帛其裏亦用帛元端朝服中衣用布其裏亦宜用布也鄭氏以裏爲中衣非是又中衣所用之色亦並與上服同祭服之中衣用元下言元綃衣是也鄭氏謂冕服中衣用素亦非也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 釋文衣於既反織音志

鄭氏曰織者染絲織之士衣染繒大夫去位宜服元端元裳孔氏曰織者染絲織之功多色重士賤不得衣也大夫以上衣織無君者不貳采是有采色但不貳耳大夫士去國服素衣素裳三月之後服元端元裳悉謂染絲織之若今之緞染繒織成而染之若今之綾綢

衣正色裳間色 釋文間閒厠之間

鄭氏曰謂冕服元上纁下孔氏曰元是天色故爲正纁是地色赤黃之雜故爲間色皇氏云正謂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騮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東爲木木青克土土黃並以所克爲間故綠色青黃也赤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南爲火火赤克金金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

方間西爲金金白克木木青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北方水水黑克火火赤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駵黃是中央間中央土土黃克水水黑故駵黃之色黃黑也愚謂正色五方之純色衣在上爲陽故用正色所以法陽之奇也間猶雜也謂兼雜二色裳在下爲陰故用間色所以法陰之耦也祭服上元象天下纁象地纁兼赤黃之色黃爲土之正色而赤色屬火火者土之母故兼二色以象地焉

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釋文振依註爲袗之忍反

鄭氏曰列采正服振讀爲袗禪也表裘外裘也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襲裘不入公門衣裘必當裼也孔氏曰袗絺綌其形露見表裘在衣外可鄙褻也愚謂非

列采若衛渾良夫紫衣是也絺綌夏之褻衣裘冬之褻衣其上必有中衣與禮衣爲袗絺綌表裘皆謂以裘葛爲外服也但絺綌輕涼故據其不加餘服而曰袗裘有文采故據其在外露見而曰表其實則一也朝君以裼爲敬故襲裘不入公門

纊爲繭緼爲袍襌爲絅帛爲褶釋文纊音曠緼紆粉反又紆郡反絅苦迥反徐又音迥褶音牒

鄭氏曰繭袍衣有著之異名也纊今之新綿也緼今之纊及舊絮也絅有衣裳而無裏褶有表裏而無著愚謂纊與緼皆漬繭擘之新而美者爲纊惡而舊者爲緼衣以纊著之者謂之繭雜記子羔襲有繭衣裳左傳楚遠子馮重繭衣裘是也衣以緼著之者謂之袍論語衣敝緼袍是也衣之無裏者謂之襌詩言衣錦絅衣裳錦絅

裳此絅之加於禮服之外者也此言禪爲絅與袍繭爲類此絅衣之服於中服之內者也衣之有表裏而無著者謂之褶喪大記君褶衣褶衾士喪禮曰襚者以褶則必有裳是也絅與潁同雜記如三年之喪則旣潁其練祥皆行鄭云潁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服潁是絅者麻葛之類禪以絅爲之故曰禪爲絅褶則表裏皆用帛爲之故曰帛爲褶褶旣用帛則袍繭表裏用帛可知裘與絺綌冬夏之褻衣也此四者春秋之褻衣也四者之外則有中衣中衣之外則有上服袍繭褶服於稍寒之時故皆用帛貴其煖也禪衣服於溫煦之候故用絅貴其輕涼也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

凡在朝君臣同服天子朝服皮弁服衣以素諸侯朝服元冠緇衣縞色與素同而惡於素康子以此爲朝服葢僭天子大夫朝服之衣而又不敢盡同也卒朔謂卒視朔之事也孔子言諸侯視朔用皮弁服卒視朔之事然後服朝服以朝記者引此以明朝服以縞之非禮也

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鄭氏曰謂若衞文公者未道未合於道愚謂國政治曰有道國政亂曰無道此曰未道者言非國政之失而所値之時未平也葢或承喪亂之後或値凶札之時則君不充其服自貶損以足用也此上葢有脫文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釋文省依註作獮息典反○今按省當讀爲社

鄭氏曰大裘僭天子也天子祀上帝則大裘而冕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也省當作獮秋田也國君有黼

裘誓獮田之禮愚謂夏小正季秋始裘月令孟冬始裘獮在仲秋未可服裘也郊特牲君親誓社鄭註社或作省此誓省亦當作誓社誓社爲社田而誓衆也誓衆尚嚴斷故服黼裘大裘天子祭天之服謂之大裘者尊其稱猶祭天之車謂之大路也大裘之所用不可考今裘以元狐爲最尊大裘蓋用元狐爲之與時魯僭郊禮故服大裘以祭天記者言諸侯唯得服黼裘以誓社若服大裘則非古禮也○先儒謂大裘爲黑羔裘蓋以祭服必元故據以推裘之所用耳然羔裘自諸侯以下皆服之而大裘則唯天子服以祀天若大裘卽羔裘何以言大裘非古乎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釋文衣於既反下不衣同）

鄭氏曰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

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然則錦衣復有上
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
孔氏曰天子視朝服皮弁服內有狐白錦衣諸侯在天
子朝亦然凡在朝君臣同服天子卿大夫及諸侯卿大
夫在天子之朝亦狐白裘其裼不用錦衣當用素衣士
不衣狐白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當麛裘
素裼也諸侯朝天子受皮弁之賜歸國則亦錦衣狐裘
以告廟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是也其在國視朔
則素衣麛裘卿大夫亦然愚謂錦衣及下元綃衣之屬
皆中衣也中衣之內冬則有裘夏則有絺綌春秋則有
繭袍絅褶其外則有冕服皮弁服朝服之屬舒上服之
袵以掩中衣則爲襲褶上服之袵而露其中衣則爲裼
中衣之所用與其色皆隨禮服爲變易若褻衣則絺綌

用葛襌用絅袍繭褶用帛皆無異物者也唯裘之取材不一先王制禮因別其貴賤輕重而服之而又辨其色使畧與外服相稱故此篇詳言之鄭氏謂袒而有衣曰裼又謂錦衣上有上衣皆是也然不能明錦衣之屬之即爲中衣且又誤立裼衣之名故於經義未晰曲禮曰天子視不上於袷又此篇云凡侍於君視帶以及袷袷者中衣之交領則在外服之內裼而露見者即爲中衣明矣裘褻不露見故服中衣於裘外裼時則露見此衣裼非衣名也狐白裘人君皮弁服之裘也錦衣者皮弁服以素爲中衣而以朱錦爲之領緣也以領緣名其衣猶郊特牲之言黼黻丹朱中衣也此不用黼黻丹朱中衣而用錦衣者以狐白裘華美故異其領緣以表之以人君中衣領用丹朱故知此錦亦朱錦也狐白裘麛裘

皆皮弁服之裘士不衣狐白則大夫以上皮弁服兼用二裘其所用之異不可考孔氏之所區別未知是否也

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

鄭氏曰衛尊者宜武猛愚謂右左虎賁氏旅賁氏之屬也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虎裘狼裘象其威猛以衛君也

士不衣狐白

鄭氏曰辟君也狐之白者少以少為貴也

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釋文綃音消麛音迷豻音岸胡地野犬絞戶交反

鄭氏曰君子大夫士也綃綺屬也染之以元與狐青裘相宜狐青裘蓋元衣之裘豻胡犬也絞蒼黃之色也孔

子曰素衣麑裘緇衣羔裘黃衣狐裘孔氏曰皇氏云元衣謂元端也畿內諸侯用緇衣畿外用元衣此狐青是畿外諸侯朝服之裘凡六冕及爵弁無裘熊氏云六冕皆有裘此云元謂六冕及爵弁也天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褎內外諸侯朝服皆緇衣以羔為裘不用狐青也劉氏云凡六冕皆黑羔裘故司服云祭昊天大裘而冕以下冕皆不云裘是皆用羔裘也劉氏以此元衣為元端與皇氏同今按詩箋云羔裘豹袪卿大夫之服檜風云羔裘逍遥論語云緇衣羔裘唐檜魯非畿內之國何得云畿內諸侯緇衣畿外諸侯元衣若此元衣為畿外諸侯鄭註此何得云君子大夫士也又祭服無裘文無所出皇氏之說非也六冕皆用大裘是以小祭與昊天不異劉氏之說非迎

熊氏之說踰於二家聘禮公裼降立註引玉藻云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又引論語云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則裼衣或素或絞不定也熊氏云君用素臣用絞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愚謂君子狐青裘豹褎此希冕元冕爵弁服之裘也麛鹿子其色白麛裘青豻褎皮弁服之裘也羔裘豹飾朝服元端服之裘也豹飾猶詩言豹褎也狐裘元端服用於燕居之裘也黃中衣不與上服同色者以其用於燕居而褻其制也論語曰褻裘長短右袂狐貉之厚以居褻裘深衣之裘也大夫士朝元端則服狐裘夕深衣則服貉裘○旄邱之詩曰狐裘蒙茸匪車不東都人士之詩曰狐裘黃黃晉士蔿言狐裘蒙尨一國三公以指獻公與二公子魯人言臧之狐裘以譏武仲是狐裘者自人君以下

至於大夫士之所常服也鄭氏云黃衣大蜡時臘祭先祖之服誤矣郊特牲黃衣黃冠以祭乃謂蜡祭時野夫之服與此言黃衣不同若如鄭氏之說則黎人自賦其流離之狀魯人作歌於敗北之餘而乃獨舉臘祭之服以爲言果何義乎且周本無臘祭說已見月令

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鄭氏曰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爲裼也愚謂錦衣狐裘謂狐白裘以錦衣裼之也士不衣狐白大夫雖得衣狐白但用素衣裼之不得用錦衣也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

鄭氏曰犬羊之裘質畧亦庶人無文飾愚謂此下三節雜明裼襲之義犬羊之裘庶人之所服也不裼者賤而畧之也不文飾也不裼者大夫士服裘雖裼若非行禮

之地無事乎文飾者亦不裼也不裼則襲也

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釋文見賢遍反

鄭氏曰君子於事以見美爲敬弔則襲喪非所以見美

孔氏曰弔襲謂主人既小斂之後若未斂之前則裼裘弔檀弓子游裼裘而弔是也凡敬有二體子於父以質爲敬故父母之所不敢袒裼臣於君以文爲敬故於君所則裼若平敵以下亦襲以其質畧故也愚謂凡中衣之領緣皆華於外服裼則露其中衣之領緣故謂之見美見美所以致飾也弔主哀故去飾君在主敬故盡飾

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鄭氏曰充覆也尸襲尸尊也執玉龜襲重寶瑞也無事

則裼謂已致龜玉也孔氏曰凡執玉得襲故聘禮執圭璋致聘則襲若執璧琮行享則裼此執玉或容非聘享尋常執玉則亦襲也龜是享禮庭實之物執之亦裼若尋常所執及卜則襲敬其神靈也無事則裼謂行禮已致龜玉之後則裼不敢充覆其美亦謂在君前故裼也若不在君所無事則襲愚謂上文言裘之裼此變言服之襲者以明裼襲四時皆有不專屬於裘也充者足乎內而無待於外之意裼以見美凡以致敬而已而襲則義非一端犬羊之裘不裼以其人之賤而不足見美也不文飾也不裼以其事之輕而不必見美也弔則襲以其主於哀戚而不當見美也尸襲執玉龜襲一則以其象鬼神之尊嚴而德充於內一則以其執國家之重器而敬存於中而無待於見美也襲卽不裼而記或言不

裼或言襲者據其禮之輕則見不裼之義據其禮之重則見當襲之義也凡行禮以裼爲常其襲者皆有爲爲之也

禮記卷二十九終

翰林院待詔邑後學唐經芳校栞